

贝克知识丛书

DAS ENDE DER ANTIKE  
Geschichte des spätrömischen Reiches

# 古典时代的终结

## 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

Hartwin Brandt

[德] 哈特温·布兰特 著

周锐 译

非外借

上海三联书店

贝克知识丛书

DAS ENDE DER ANTIKE  
Geschichte des spätrömischen Reiches

# 古典时代的终结

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

Hartwin Brandt

[德] 哈特温·布兰特 著

周锐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 / [德] 哈特温·布兰特著；周锐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10

ISBN 978-7-5426-6417-4

I. ①古… II. ①哈… ②周… III. ①罗马帝国—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4530 号

## 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

---

著 者 / [德] 哈特温·布兰特

译 者 / 周 锐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刘文硕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32

字 数 / 111 千字

印 张 / 7

---

ISBN 978-7-5426-6417-4/K · 487

定 价：32.80 元

## 中文版序

拙作《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一书已在德国图书市场上再版三次，如今该书中译本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感到既荣幸又喜悦。在这个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现代世界，增进对其他国家及其历史文化的了解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与促进不同民族间的互相理解。而要达此目的，不仅需要读者对于阅读的盎然兴致与好奇之心，也同样需要传介摆渡之人。在此我衷心感谢“我的”译者周锐先生将拙作译成中文，也希望我的这本小书能够激发中国的读者们（同时还有我自己）去进一步了解古典时代晚期的这段历史，乃至现代欧洲的历史源头。

班贝格，2017年12月

哈特温·布兰特

哈特温·布兰特教授在《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一书中，以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且发人深省的方式，记述了公元 284 年至 565 年古典时代晚期的历史。除了对历史事件简洁明晰的介绍外，作者还尤为着力于揭示古典时代对于现代性的现实意义。而这一点更是突出体现在，不论是基督教的传播、教权与皇权的矛盾、法典的编纂，还是古典文化在日耳曼人国家中的传承，乃至古典时代城市生活的存续，都对中世纪及近代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典时代的终结：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一书选取通俗易懂的历史文献译文，让众多历史的见证者现身说法，从而直接将读者引入这段介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充满了矛盾冲突与诸般

变革的“转折时期”，并让他们亲历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特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数十年来一直被学界视为衰亡之世的古典时代晚期，似乎又重新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尊严，因为正是这个时代构成了现代欧洲的发端。

哈特温·布兰特，生于1959年，班贝格大学古代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典时代晚期的社会史、经济史与思想史，历史学，小亚细亚地区的碑铭和考古研究，以及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C.H. 贝克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以下书籍：《古典时代晚期的时代批判》(*Zeitkritik in der Spätantike*)，1988年[“寻踪 (Vestigia)”论丛]；《纵使我将两鬓斑白：古典时代有关衰老的历史》(*Wird auch silbern mein Haar. Eine Geschichte des Alters in der Antike*)，2002年；《君士坦丁大帝》(*Konstantin der Große*)，2007年(第二版)；《生命将尽之时：古典时代的衰老、死亡与自杀》(*Am Ende des Lebens. Alter, Tod und Suizid in der Antike*)，2010年[“治学 (Zetemata)”论丛]。

## 目 录

第一章	古典时代晚期：旧时代与新时代·····	1
第二章	戴克里先与四帝共治（284—305）： 新的开端·····	5
第三章	君士坦丁大帝（306—337）： 突破与创建·····	21
第四章	君士坦丁的儿子们（337—361）： 节节后退·····	51
第五章	尤利安（361—363）：全线溃败·····	68
第六章	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瓦伦斯（364—378）： 过渡与入侵·····	80
第七章	狄奥多西大帝（379—395）： 统一的终结？·····	96

第八章	从狄奥多西一世到狄奥多里克 (395—526)：西部帝国的终结	115
第九章	从狄奥多西一世到查士丁尼 (395—565)：从罗马到拜占庭	158
第十章	终结与开端：通向欧洲之路	194
年表		199
参考文献		202
德中译名对照表		206



## 第一章

# 古典时代晚期：旧时代与新时代

“晚期”，这一围绕着“晚”这个词所建立起的概念，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日渐临近的终结：早期与繁盛已成过往，衰败没落、弊病丛生与日益逼近的黑暗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时代、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这个历史时期终将归于结束。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以“一个家族的衰落”作为副标题，其中，家族第四代唯一的幼子汉诺一天中午闲来翻阅家谱，当他“又用眼睛把所有这些乱糟糟的名字瞟了一下”之后，便“用镶金钢笔在整张纸上斜着画了两条既干净又美丽的平行线”。当他的父亲为此向他兴师问罪时，他只是结结巴巴地回答道：“‘我以为……我以为……以后再

用不着写什么了……’”<sup>①</sup>。尽管小说情节(以及家族故事)实际上尚未在此结束,但如果更进一步看的话,这年纪小小的老来子却说得没错:其实之后就是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家族的时代已经到了尽头。

自雅各·布克哈特<sup>②</sup>于19世纪中叶在其专著《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ßen*)中提出“晚期的古典时代(*spätantiken Zeit*)”这一说法起,“古典时代晚期(*Spätantike*)”这一概念便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采用,其最初亦隐含了上面所提及的意义,即:在政治历史方面——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之后——当然“还会有什么”;但这究竟到底还算得上是“什么”吗?更确切地说,从300年前后起到600年前后的这几个世纪,不就是一段长达近千年的鼎盛时代的萧条尾声及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开篇序曲吗?而后者在几百年之后才将再度寻回与古典时代之黄金盛世(*aureum saeculum*)的承继接续之处。

这一观点早在19世纪便有了如下的叙述形式:作

---

<sup>①</sup> 此处原为托马斯·曼小说原著引文,中文翻译参考了该小说中译本:托马斯·曼著,傅惟慈译:《布登勃洛克一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译者注

<sup>②</sup> 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士杰出的文化历史学家,专治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译者注

为集权君主制（*Dominat*<sup>①</sup>）的建立者，戴克里先皇帝（284—305 在位）中断了罗马帝国的元首制传统，并以近乎神的身份自居；他的继任者们沉湎于日益放纵的宫廷奢华之中，愈加疏远朝政，而此时帝国的政事正陷于愈演愈烈的官僚化与僵化之中。与这些国内弊病相对应的是，帝国抵御外敌的实力与军事能力随之减弱，而这就加速并最后注定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在古希腊罗马史的研究中，以上这一叙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堪称典范。

直到最近几十年，对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527—565 在位）这段时期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宗教

---

① 在早先的希腊罗马史研究中，人们往往用源于拉丁语“*dominus*（主人）”的“*Dominat*”一词来指代戴克里先和查士丁尼之间的这段历史。这一提法由德国史学家提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首创，意在以此将罗马帝国晚期的体制与帝国早期和中期的元首制（*Prinzipat*）加以区别。提奥多·蒙森认为，在罗马帝国晚期，皇帝已不再是作为“第一公民”的元首，而是演化成了东方式专制君主。后来的学者对这一说法多有修正，他们认为，与罗马帝国早期和中期相比，帝国晚期皇帝的权威虽然在形式上得到了强化，但实际上却反而多有掣肘，这突出体现在皇帝与大元帅、廷臣及基督教会之间的权力纠葛与冲突。另外，帝国晚期还常有幼主临朝、大权旁落的情况。因此，如今历史学界更倾向于用“古典时代晚期（*Spätantike*）”或“晚期罗马帝国（*Spät Römisches Reich*）”这些中性的说法来指称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的这段时期。——译者注

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进展，这一曾长期主导学界的观点才日益退居次席。从那时起，古典时代晚期便被视为拥有自身尊严与地位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它仍然完全具有古典时代的真正特征，但另一方面——尤其是通过基督教会的建立，以及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基督教化——这一时代也在结构上为中世纪创造了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研究欧洲中世纪历史与拜占庭历史的学者有时也习惯于将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代称为“原始拜占庭时期 (protobyzantinisch)”，有时甚至（从5世纪着眼）将其称为“中世纪早期 (frühmittelalterlich)”，而这些提法都是为了强调这一时期的过渡特征。事实上，古典时代晚期的显著特点似乎就如同罗马神话中名为雅努斯<sup>①</sup>的双面神形象一样：旧的事物不断变迁，有一些消逝无存，有一些加入充实，而新的事物也不断产生；连续与断裂并存——古典时代的终结同时标志着新的开始。

---

① 雅努斯 (Janus)：罗马神话中源于罗马本土、象征开端与结束的神祇，其形象通常具有前后两个面孔或者分别朝向四面的四个面孔。雅努斯最初为光与太阳之神，是与月亮之神狄安娜相对应的男性形象，之后逐渐演变成众源之神、开端与结束之神、门之神等。雅努斯一词与拉丁语中表示门的“ianua”和表示拱形门道的“ianus”同源，西方语言中的一月 (January) 也是源于此神的名号。——译者注

## 第二章

# 戴克里先与四帝共治 (284—305)：新的开端

当出生于达尔马提亚<sup>①</sup>，身为皇帝禁卫军统领的戴克里先于284年11月20日被推举为罗马皇帝时，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只是3世纪那段充斥了帝位篡夺与更迭的漫长历史又一个无关紧要的章节而已。然而实际上，这次的新帝登基将非同以往。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对这位迫害基督教的皇帝并无丝毫好感可言的基督教历

---

① 达尔马提亚 (Dalmatien)：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东岸地区。达尔马提亚这一名称出现于1世纪，源于达尔马提亚人，而后者是伊利里亚人的一支。伊利里亚人在古典时代主要居住于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和西北部、意大利半岛的东南部、亚得里亚海沿岸及其腹地。——译者注

史学家奥罗修斯<sup>①</sup>（4世纪下半叶—约418）在5世纪初也予以承认，因为他在其简明的世界史著作中引用如下的异教颂词来指代戴克里先皇帝（第7册，第26章，第5节及其后）：“一个至今都不为人类所熟悉的状况出现了：这是一个以彼此宽容为基石的国度，诸帝亲厚敦睦，戮力同心，并不同以往地以公众福祉为依归。”

实际上，在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最初的例行手段并处死了禁卫军长官阿帕<sup>②</sup>之后，他便很快建立并实

---

① 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古罗马后期的历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出生于西班牙行省，为基督教神学家与哲学家、《忏悔录》的作者奥勒留·奥古斯丁（Augustinus Hipponensis）的学生，曾协助后者撰写《上帝之城》一书。奥罗修斯的代表作《反异教徒七书》（*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 Libri VII*）对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之间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② 阿帕（Aper）：全名可能为卢修斯·弗拉菲乌斯·阿帕（Lucius Flavius Aper），为3世纪80年代罗马帝国的禁卫军长官。阿帕可能在卡鲁斯皇帝（Carus，282—283在位）统治时期就已经担任禁卫军长官。卡鲁斯皇帝逝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努梅里安（Numerian）和卡里努斯（Carinus）成为共治皇帝，而阿帕则成为努梅里安皇帝的岳父和近臣。284年，努梅里安死于远征波斯的途中，有人说他是因病而亡，而另有传言说是阿帕将其谋杀。在努梅里安逝世以后，阿帕曾试图封锁消息，以安军心，并借此巩固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之后，戴克里先被军队推举为皇帝以作为努梅里安的继任。据《罗马帝王纪》（*Historia Augusta*）及罗马历史学家奥勒留·维克多（Aurelius Victor，320—390）的相关记载，

行了一套独创的统治体系，而这一体系只有放在罗马帝国公元3世纪危机的背景下方可理解。早在285年12月，这位没有后嗣的新帝便将几乎与其同龄的军官马克西米安（Maximian）升为恺撒。在286年春季，马克西米安取得与高卢农牧民起义军（Bagauden）作战的胜利之后，戴克里先又将其升为奥古斯都。293年，戴克里先致力于将二帝共治扩充为四帝共治，两位奥古斯都分别设立一位副皇帝以辅佐政事：马克西米安指定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克洛卢斯（Constantius I. Chlorus）为恺撒，而戴克里先自己则以伽列里乌斯（Galerius）为恺撒。由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与纯粹传统的诸帝共治模式有着诸多不同之处。前者皇权的传承以功绩与忠诚为导向，而将皇帝的嫡子排除在外——这样一来，马克西米安已经成年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便不在继位人选之列。四位皇帝自称为“朱庇特之后嗣（Iovii）”和“赫拉克勒斯之后嗣（Herculii）”，由此以这两位罗马神的直系后裔自居，通过这种排他的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从一开始就断绝所有潜在篡

---

戴克里先曾被问及努梅里安的死因，前者引剑指天，向太阳神发誓自己对先帝被弑毫不知情，且从未企图攫取权力，并指控阿帕犯了弑君之罪，阿帕由此被杀。——译者注

位者的任何合法性来源。最后，在钱币、铭文和艺术品上所大力宣扬的诸帝和睦（*concordia*）的关系还需通过收养和联姻得到进一步强化：恺撒被过继为奥古斯都的养子，并与后者的女儿结婚。正如戴克里先作为这一革新构想的首创者在推行该制度时所计划的那样，最后这一构想最具革命意义的时刻便是，两位奥古斯都于 305 年自愿退位。两位皇帝的在位时间在官方计算中经过了有意操纵，从而使得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统治时间变为等长。由此，便在奥古斯都和恺撒之间建立起了以十年为单位的虚构的对称关系，这样一来，帝位的传承更替也就变得有据可依，且在较长时间内可以明确预见，即每一位恺撒都须在长达十年的在位时间内证明自身的能力，以便在十年之后接替退位奥古斯都的帝位，之后他们再指定两位新恺撒，而后者又将经受相应的历练。然而，这一在理想状态下颇为让人信服的帝位继承制度仅仅通过了第一轮试验。305 年 5 月 1 日，在假定的二十年共同执政期满之后，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这两位奥古斯都退位，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和伽列里乌斯这两位恺撒继位为奥古斯都，并同时指定了两位同样出身于巴尔干半岛的军人作为新恺撒，即塞维鲁（*Severus*）和马克西米努斯·代亚（*Maximinus Daia*）。



3世纪，帝位更迭之频繁动荡可谓声名狼藉，在这一背景下，单是第一代四帝共治所延续的时间之长，就已非同一般，而这给4世纪的历史学家带来了这样一种印象，即284年实际上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这一转折又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皇帝一系列其他改革努力上，因为他们的革新措施总体而言都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一群强有力的政治家和军人极为坚定地要重建罗马帝国的稳定与繁荣。

同时代的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sup>①</sup> (Laktanz, 约250—约325) 在其题为《论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De mortibus persecutorum*) 的反异教著作中以充满敌意的方式记录下了涉及帝国内部组织架构的基本改革措施(第7章, 第1节—第4节): “戴克里先……罪行的祸首元凶、弊政的始作俑者……为其统治设计了三个合伙人, 并将世界一分为四, 军队的规模也由此随之

---

<sup>①</sup> 卢修斯·盖切里乌斯·拉克坦提乌斯 (Lucius Caecilius Firmianus): 古罗马基督教作家、基督教教义辩护者, 出身于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 其拉丁语造诣颇高, 且长于辩论, 有“基督教的西塞罗”之誉。拉克坦提乌斯曾接受戴克里先皇帝的任命在尼科米底亚教授雄辩术, 在303年对基督徒的大迫害开始之后, 他放弃了该职务。315年, 君士坦丁一世任命他为其子克里斯普斯 (Crispus) 的老师。——译者注